

奇人異事葉德輝

●王覺源

緬懷先儒撫拾成文

我在中外雜誌第二四五期，寫了「怪誕不稽的辜鴻銘」一文。其中引述了三個怪學者，資爲襯托。其中之一，即爲三湘國學宿儒葉德輝氏。

早年在大陸退休的老教授楊儒倉兄，八十高齡，耳聰、目明、且健。一日由臺南北來過訪，談到本刊本文。曾說：「我與葉氏爲小同鄉，關於葉氏的宿學與爲人，夙聽鄉中前輩說過不少。故對大作所述有關葉氏的故事，便特別感到興趣！祇惜語焉未詳，頗有吊我胃口之感！」並謂：「我已略知葉氏放蕩不稽之爲人。這或許是他『士先器識，而後文藝』之修養的功夫不够，致遭鄉黨不少詬病。如我者不學少術，又覺葉氏『不安於位，心多旁務』，未敢妄置批評，惟望你能客觀的爲葉德輝氏寫一篇專文。以供衆讀，我尤拭目以待！」

作者原來本有將華文中所引述的三位怪學者——林琴南、王國維、葉德輝——三人的學行分別各撰一文的計劃。祇以資料取給不易，尤其是關於葉德輝的。「葉氏叢書」找遍了臺灣各大

圖書館，更不可得。茲僅就很少的文字資料；及已作古之張齡（劍鋒，湖南湘潭人，曾任前蔣介石總統侍從室秘書，來臺後去世）兄之所常談；益以楊儒倉兄所賜教者；撫拾以成本文。文固不足道，而緬懷先儒則一。藉以乞教於本刊讀者！

出身翰苑生性怪僻

葉德輝，字煥彬，別號郁園（有謂爲「郎園」者、「郎」字似不見於辭書字典），晚年有時自稱怡園先生。先世不傳，以農商起家，稱鄉中富有。生於清同治三年（民前四十八年、一八六四），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，被長沙農民會殺害死，享年六十四歲。幼即天資穎悟，向學頗勤。二十二歲舉於鄉。二十九歲（光緒十八年）成進士，任吏部文選司主事。以不樂仕進、取功名未久，乞歸養親。他本湘潭人，就長沙卜宅而居，奉母讀書，矢志於學術研究。

葉氏貌清癯，未留鬚，面麻齒露，眼近視，其貌殊不揚。湘人多以「葉麻子」呼之，葉聞之，亦漫應之而不愠。生性相當怪僻，倔強、頑固、保守俱備。意氣甚豪，談鋒極健。復玩世不恭

，不拘細節，也不亞於辜鴻生。平時談諧百出，愛譏嘲罵人。對於清末民初維新、革命兩派的主張和人物，均反對甚力。於軍閥與共產兩種份子，尤深惡痛絕。亦因之而屢屢買禍。

家中藏書甚豐，珍本尤深藏不露，且絕不借人。爲防杜親友開口借書，常於書齋標貼一字條：「老婆不借、書不借」。視書與老婆同等珍貴。或謂其標貼爲「妻可借、書不可借」者，即貴書而賤妻。敢信葉氏雖怪，縱是開玩笑，亦決不會乖常理若是。當屬訛傳無疑。葉氏除「書與妻不借」之標箋外，又常表示「二不吃」曰：「鴉片不吃、虧不吃」。且刻一圖章自罵爲：「四不朽人」（朽人，爲湘中土話，罵人語），見者無不捧腹。不過葉氏尙豪俠，不畏強梁，好打抱不平，嫉惡如仇。同時，也最樂意獎掖後進。凡投其門牆者，例不受贊。即席命題作文一篇，以代贊敬。縱所作不佳，亦必爲之游揚曰：「某聰明，某穎悟」。葉氏原精占卜星命之學，並視各生之文，評其將來的榮枯顯澀，常多應驗。職是之故，當時藝窗士子，覺其平易近人，亦多樂願列入門牆之下，且引以爲榮！

玩世不恭趣聞逸事

葉氏素行既玩世不恭，不拘細節，因之，其趣聞逸事流傳亦多。除散述於本文各節者外，特提二、三事言之：湖南水上警察廳廳長某，原業划船夫。辛亥革命後，譚延闓（組菴）氏爲湖南都督。民國二年，袁世凱以湯薌銘督湘。北軍攻入湘境，入長沙城。譚氏於倉卒間，得某船夫載北軍敗退，譚氏重督湘政。委某船夫以水警隊職。不數載，竟連陞官至全省水上警察廳長。既儼然顯要，遂斥聚斂所得，營造巨廈。落成有日，託同寅轉懇葉氏爲題門額。葉諾，次日書「文廬」二字以貽之。某廳長獲之，視如至寶。以己本不能文，竟獲葉氏之獎譽，衷心自極快慰！急鳩工動石，裝置門楣。聞者猶疑葉氏已改常態，亦事阿諛。葉氏笑曰：君曾閱「解人頌」一書否？書中有葉皮匠者，勤儉起家，求士人書堂匾。士題「甲乙堂」以贈之。匠私念甲乙爲天干之首，定屬頌揚之詞。乃不知「甲」形似鑽子，「乙」形似皮刀；皆皮匠工作之具。正是噤其出身低微操賤業。今某廳長划船起家，「文」字則正似「戴竹笠、操雙槳」者然，豈不恰合其身份！越數年，值廳長花甲之辰，其僚屬欲得葉氏一壽文，以投廳長之所好。葉亦慨然許之。文中有云：「其於乘風破浪之中，歷驚駭而不懼者，唯先生乎」之句。驟視之，似讚某廳長於多事之湘垣，每能沉着應變，智勇兼具。實亦噤其「江上操槳」之生涯耳。人多喻其意，獨某廳長始終未覺。

按春宮畫能避火，我國各地民間，多有此傳說。葉氏藏書中，亦常夾置春畫。有人向葉氏詢其故？葉謂：「火神原是貴家小姐，其侍婢多達三十餘人。後因罪被玉皇大帝降爲竈下婢。其神力不下於竈神。平時好着黃色衣服，怒時則穿紅裳。但因其出身貴家閨閣，縱在盛怒之際，一見猥褻圖畫，亦不能不遠走避之。」葉氏以神話說明其事，彷彿若有所本。本何所出？沒有證據，自然也是他偽造的。

葉雖宿儒與一般人無異，脫不了凡胎凡骨凡心，風流浪漫、喜漁女色、有逾常夫。晚年，常藉故遠遊十里洋場的上海。每至必偕其門弟子曹某，治遊宿娼，無有虛夕。曹某以無資奉陪藉口避去，葉亦不强。無事閒遊時，必至四馬路採購春畫。遇昏暗處所，則邀賣者携貨至其旅舍，供其選擇，藉此飽覽一番。據曹某云：葉氏長沙住宅的臥室中，常懸不太大膽暴露的仇十洲畫多幅，尙幽默含蓄。羅帳低垂，榻前置男女鞋各一雙，褰衣則拋擲旁帳外。一小貓踞榻帳外，睜目凝視，舉爪攫帳。使人心領神會，常會悠然神往不已。

學有專攻書多珍本

科舉時代，凡出身翰苑的人士，經過幾番考試磨練之後，一登大榜，大多名不虛傳。葉氏又仕途引退甚早，專攻其學。乃得邃於經學，尤精小學。爲學一宗許、鄭，旁及碑版、摹印、占卜、星命之學。其於文學，擅長詩詞，涉獵廣泛，文采斐然。於目錄校勘學、音韻訓詁學，造詣特

深。所著以「書林清話」、「書林餘話」、「同聲假借字考」、「說文籀文考證」等三十餘種，統名之曰：「葉氏叢書」。葉氏死後，其子啓俾集刻其所有遺著，都爲一百二十餘種，凡三百數十卷，名曰「郁園叢書」。著述之豐，殆亦近世士林中所罕見。

葉氏生平最愛搜羅宋、明羣籍，對晚清名家著作，蒐集尤爲完備。古籍多珍本，另闢樓閣一室寶藏之。

藏書之中，有「雙梅景閣叢書」，則係集古素女經、玉房秘訣等，所謂「房中術」多種書籍凡二十餘卷，合編而成。葉氏雖自認爲其得意之作，實則最遭衛道人士的訾議，目爲劣紳、怪人之由來。葉氏由於藏書閱歷經驗的積累，對於版本學，自多精到之處。每年曬書，亦算是葉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他訂每年六月六日爲「翻書節」（因氣候關係，曬書不一定是這天）。但事必躬親，翻動整理，從不假手他人。珍本書中，並夾置春宮畫片，謂防火災，「吾家別無長物，書即吾之財產，不得不慎重處之。」

批評時政臧否人物

葉氏意氣甚豪，談鋒亦健。好批評時政，臧否人物，干預政事。清末，長沙饑民歐巡警道，焚撫署一案，涉縱唆嫌。葉德輝與王益吾（先謙，湘之大儒）祭酒，同被遞職，交地官看管，即其一事。從此稍斂鋒芒，縱情詩酒。但未久，故態復萌，大言不慚，目空一切。如攻擊維新改革，輕視革命人物，指斥軍閥和共產黨，常徒逞一

中 時口誅筆伐之快，乃不知已隱伏禍根而不覺（見後四節）。其他近乎驕矜狂妄者，亦復不謬。如其常說：「清末有四人，同講公羊。王壬老（湘綺）講公羊；廖季平（平，四川人，學多獨到）講公羊；康有為（祖詒，南海）講公羊；我也講公羊。但我們各有各的公羊，內容絕不一樣。」即矜伐自己對公羊之研究，有其獨到之處與眾不同。

葉氏又云：「戊戌後，我在湖北任存古學堂教習。一日張香濤（之洞，兩湖總督）在『抱冰堂』宴客，我亦在座。香帥於康、梁維新，初不甚拒，且於康所發起之強學會，略有資助。維新失敗後，張又多方洗刷，力證其與康、梁無關。時梁啓超亡命日本，於『清議報』發表與張的萬言書。於唐才常一案，對張攻擊，無所不至。我一切裝作不知，乃故意向張大開玩笑：香帥，你這個『抱冰堂』與『飲冰室』（梁啓超書齋名），有多少關係吧？張乃連聲答曰：『我的在前，我的在前。』」

葉氏這段說詞，初指香帥對康、梁維新運動的態度，反復無常；繼對梁啓超之攻擊香帥，裝模作樣；終以「抱冰、飲冰」不相涉的兩個名詞、幽默出之；其譏嘲之甚，幾使香帥下不了臺！湘人多謂葉氏利嘴刻薄，對當時人物之批評、攻訐，常不假以詞色，出乎情理之外。葉氏亦有自知之明，其六十自壽文有云：「天子不得而臣，國人皆曰可殺，今已六十矣」。此固實情實報。以故也少得人，難爭衆望；但葉氏之大名却婦孺皆知。

反對維新政變脫險

滿清中葉以後，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。有識之士，咸認中國非「變」不可。於是國防建設的自強運動，一轉而有政治改革的維新運動。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康有為、梁啓超所倡導之維新運動，譚嗣同（復生，戊戌政變烈士之一）、黃宗憲、熊希齡、江標等，皆贊助之。在湖南設「強學會」，並開辦「時務學堂」於長沙，聘梁啓超主講席。時康、梁正提倡「民權論」、「君主立憲」，批評清政腐敗，力主變法維新。全國信之者雖衆，在湖南却有新舊兩派之爭。葉氏飽受舊學薰陶，思想頑固保守，便作了舊派的領袖。攻擊康、梁，不遺餘力。將康氏著書與梁氏批評學生之劄記、時務報、湘報、湘學報諸論文，悉予駁斥。在戊戌政變之前，葉氏與劉先

端、黃郁文之書，其中有一段則說：「……超回邁賜之名，過於吳楚；公羊孟子之教，橫於湖湘。蒙馬以虎皮，沐猴而帶冠。中無所有，徒竊其聲音笑貌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，而乃誇大其辭曰：異日出任時艱，皆學堂十六齡之童子。顏之厚矣，得非喪心之尤乎？且夫西人之勝我者，輪船也、槍炮也、製造也。非同也、賜也、公羊也、孟子也。所學無所用，夫子自道也。……」

另一給戴校官書，比前函更潑辣。其中有一段說：「……康有時何足言學，一二徒黨攀援朝貴，簞鼓無學之人。其門徒之寓上海者，恒稱其

師爲孔墨合爲一人。有人言孔者，孔方兄；墨者，墨西哥；聞者莫不笑之。迹其生平，無一日一時不奔走呼號於天下。既不容於鄉里，又不齒於京師。其流毒獨吾湘受之。此則鄙人所必爭，而不僅在於學術矣。」

葉氏此兩函找「郇園書札」可見，都可明其言論之激烈也。

至其反維新之行動方面：則廣集王先謙（益吾，三湘大儒）諸名流學者，聯名上書湖南巡撫陳寶箴，請辭退梁啓超。次年戊戌初，梁即離湘赴京，急圖改革活動。及新黨見重於光緒，便以阻撓新政之罪，矯旨令湖南撫臣，逮問葉、王。幸帝京政變失敗，康、梁逃亡，葉、王兩氏，始脫險免難。

反對革命險罹不測

葉氏從未接受過革命思想的洗禮。於清末的革命運動，向抱觀望與否定的態度。辛亥革命、武昌起義，湖南首先響應宣佈獨立，組織湖南都督府。時革命先烈劉陽唐才常（佛塵，戊戌政變後，與康有為合謀，在漢口組自立軍起義，事先敗，殉難）之子唐麟（圭良）任都督府軍政部長，以葉氏平日反對革命，且以其父唐才常先烈之被害殉國，實與葉氏有關。唐麟以有權在握，爲剪除革命阻力，藉爲唐先烈報仇計，首即逮捕葉氏下獄，擬置之死地。時章太炎（炳麟，國學大師）正在南京，聞訊，去電力保。唐氏不便違命，葉氏乃得恢復自由。這就是葉氏再度的險罹不測。葉氏素性驕狂，目空一切，原不重視章

氏，生平亦未嘗一面。此次事故，獲得死裡逃生，對章氏的態度亦大變。民國三年，章氏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。葉懷舊恩，特由湘前往慰問。談話中，極讚章氏所著之「國故論衡」。章氏則早目葉氏為讀書種子，亦深譽「葉氏叢書」，今世所稀。兩人惺惺相惜之情，亦即肇端於辛亥救命之一電也。

辛亥革命後，民國成立。黃克強（興）先烈，厥功甚偉。元年，黃先烈回湘。湘人為紀念黃先烈的豐功偉績，擬將長沙市最繁榮地帶的新坡子街，易名為「黃興街」。當時各國已多此先例。葉氏由於素有輕視革命運動的心理，因事及人，則獨持異議，反對甚力。且謂長沙街名，一向祇有「鷄公坡」、「鴨婆橋」（長沙確有此街名）一類的名稱，曾未聞有以人名而名街道者。這不但是反對改街名，且實隱有「擬人為禽」，不正確的觀念在內。其頑固保守不化之思想，似已難於救藥。不過「黃興街」，後來還是改成了。

反對軍閥逃過屠刀

辛亥湖南獨立，譚延闓繼焦（達峯）陳（作新）而任湖南都督。民二，癸丑革命失敗，譚氏離湘。袁世凱以湯薌銘（住心，湖北人）為湖南督軍兼查辦使。湯為湯化龍之四弟，早年留法，加入同盟會。後乘國父孫中山先生出外，竊取同盟會會員名冊和密件，向駐法公使孫寶琦告密邀功之人。湯初蒞湘，便採取軍閥作風；實行血腥統治，壓迫革命，大殺黨人，得屠夫名。縱兵殃民，鷄犬不寧，湘民流離，怨聲載道。湯氏猶思

以附庸風雅的手段，牢籠地方名流學者。擬聘請長沙宿儒巨紳，為督府顧問或官書局編纂。二者，葉氏皆在被邀羅之列。葉氏不但置之不理，且謂湯薌銘，乳臭未乾，粗夫俗子，妄想效法吾湘先賢曾（國藩）左（宗棠），實不堪與謀。湯聞之，極為不悅。稍後，湯督欲向袁世凱要求兼任湖南省民政長（即省長主文，督軍主武），總攬軍政大權。袁氏似有允意。葉氏極力反對，乃急電楊哲子（度，洪憲籌安會主角）謂：「湯督懲辦黨人太操切，宜阻任民政長。請另覓賢者，以挽湘厄！」哲子以白袁氏。袁世凱乃改命王瑚（鐵珊，清進士，後為馮玉祥的老師）為湖南省民政長。

後湯薌銘探明袁氏改命的因由，出於葉氏謀為的經過，益銜恨之。經時月餘，便藉口加葉氏以「造謠惑眾」之罪，懸賞三千金追捕。葉以情勢緊迫，長沙不能立足，乃改裝潛逃赴漢。結果，仍被邏者偵悉，捕解回湘。湯急電袁氏，請就地正法。電至京時，適袁氏與王湘綺（王秋）共進午餐。袁以電示湘綺，湘綺冷然曰：「殺一個名士，算不了什麼。」袁氏悟湘綺之意，即命電湯制止，葉因得釋。葉氏已是第三次死裡逃生了。

袁世凱賣了湘綺又一次面子，因為袁氏收攬湖南民心，與討好湘綺的手段。其赦葉氏一死者，實亦辛亥革命後從天牢中釋放汪精衛故技之重演。汪精衛乃有民元勸國父孫先生「讓賢舉袁」，以報袁氏的事。而葉德輝也才有聯名請願拜摺，「洪憲勸進」之舉。

反對共產喪生魔掌

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武漢。武漢政府國共合作分了家。中共領導發動湘、贛、粵各地暴動。十六年，長沙在馬日（五月二十一日）反共事變之前，三湘的農民運動，有省農民協會，勞工運動，有總工會；皆在中共領導策動之下，猖狂愈熾，鬧得烏煙瘴氣。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為，厥狀之慘，慘絕人寰。其時，他們在長沙教育會前廣場，動輒舉行農民大會。蚩蚩者恨，盲從附和，一唱百和，地暗天昏。一般善良的老百姓，不但噤若寒蟬。敢怒而不敢言；有時還要卑躬下氣，昧着良心說好話。時葉氏於鑽研學術之餘，學而優則商，且有相當規模的商店。並已擔任長沙總商會會長有年。他對於農民協會的胡作妄為，雖極感痛心，亦莫之奈何！為一洩心中的積憤，便出之於文字。因題一聯，大罵農協份子，聯曰：「農運宏開，稻、梁、菽、麥、黍、稷，盡皆雜種。會場廣濶，馬、牛、羊、鷄、犬、豕，都是畜生。」上下聯首，嵌「農會」兩字，「雜種」、「畜生」，都是長沙通常罵人的話。聯頭橫額四字，則為「斌、卡、尖、傀」，蓋指他們為不文不武、不上不下、不大不小、不人不鬼。的是名家手筆，亦可謂諷之甚矣。

葉氏平日批評時政，臧否人物，原已司空見慣。受其指責玩弄者，誰都不敢攔其鋒，祇得忍氣吞聲。而葉氏雖也經過幾次風險，都幸平安渡過。這次故態復萌，却碰到了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」的共產黨。猶視同慣常，洋洋得意，坐在

家裡，奇聯自賞！不意其時湖南總農會主席易禮容，總工會主席郭亮，得悉葉聯，恨之入骨。遂加以「土豪劣紳」之罪名，率暴徒數百，包圍葉宅。捕葉氏擁至教育會前廣場，召開鬥爭大會。葉氏臨死不屈，猶戟指怒罵：

「國民黨有復興中國的三民主義，惜其失策於聯俄容共。共產黨是什麼東西？祇足以亡國滅種。你們這些狐羣狗黨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流氓。老子（湘人自尊之稱的土語）今日不死，尚待何時！」

理直氣壯，罵得共產黨徒，無地自容。不待其詞畢，即舉手喊殺！臺下盲從民衆，莫名其妙亦舉手喊殺。遂將葉氏縛縛遊街，擁擁至司門口（街名，最熱鬧地區），舉槍斃之。一代宿儒，竟如此下場！過而見之者，眼淚還得往肚內吞！

秘籍房中多出偽造

葉氏藏書之富，爲海內負盛名之一家。但其「雙梅景園叢書」，葉氏雖自認爲最得意之作，其實則最爲世人詬病之源。因爲這套叢書，都是集古代有關男女交合之書，合編而成。這些書，過去統稱之爲「房中術」，今世則通指之爲「性書」，我在辜鴻銘一文中，已經道其梗概。此處便不重述。

按「房中術」這個名字，由來已久，乃統括凡講求男女陰陽交合技術及採補種子方法的名字。中國古代可稱爲房中術的，如漢書藝文志方技略，其中所列房中術，就有八家之多——容成公陰道、務成子陰道、堯舜陰道、湯盤庚陰道、天

老雜子陰道、天一陰道、黃帝三王養陽方、三家內房有子方。這些書顧名思義都是數千年前，仙道老祖的作品。如信無而爲有，自是詭造假托無疑；如以虛而爲實，亦必早已失傳。此外「抱朴子」內篇亦載：

「房中之法十餘家，或以補救傷損，或以攻治衆病，或以採陰益陽，或以增年延壽，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事耳。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，本不書也。」據傳上述「容成公」，還是黃帝的近臣，亦黃帝的老師，周時還在人間。他在道家神仙傳上，還是一個主要角色。至於「抱朴子」，乃道家書名。傳係晉葛洪假托所撰。所言皆神仙吐納之術。且已言明：「乃眞人口口相傳，本不書也」。人間又有文字流傳？傳說：葉德輝晚年，已傾向道家思想，而其樂此不疲，也就不能謂爲毫無原因。其他如假托黃帝與一位素女問答而成之「素女經」，以及所謂「玉房秘訣」、「玉房錄訣」等等，便無一不是後人的偽造。而葉德輝便是一個偽造的能手。葉氏好友吳瞿安詩，故謂：「奇文蒐紫簡，餘技事丹爐」，即是影射其事。

故葉氏「雙梅景園叢書」（據說現在臺北市出現一種「中國古代性理研究叢刊」秘售，不知是否與此有關。）所有房中術這類的書，不問其內容如何？書的本身都是假托偽造的。而且文字古老，類似佛經，且無句逗標點，殊非一般人所易閱讀領悟的。而其所言之神功妙用，無不是故弄虛玄，荒唐不經之談。所以東漢著「論衡」的王充，晚年著「性書十六篇」，即已力斥其非。

指出：「黃帝對素女陳五女之法，非徒傷父母之身，又乃賊男女之性。」乃千古不移之論。而葉氏所輯「房中術」諸書，名多不見經傳。據其自道：有轉自日本者，這可能是唐時由中國流傳去的，有的則出自敦煌石窟。皆事無實據，信口開合，其爲虛構作偽之跡，更爲顯然。相信多數可能即出於葉氏自己的手筆。何以說可能出自葉氏的手筆？從下述「佛說如是」觀之，便爲一有力的證明。

假托經文佛說如是

與葉德輝氏會榜同年，有長沙黃子庚（昌年）翰林。滿清慈禧當政時，任御史，曾參劾袁世凱十大罪狀，有金剛御史之譽。著有「洞津劄記」行世，其中有一則記述，謂：葉大麻子，晚更離經叛道，所作「佛說如是」一則，飾以佛說，僞作淫詞，嘩衆取寵，實名教中之罪人，且妄指經出敦煌古寫經本。其說如是：

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卷十七，有段原文，恭錄於此：

「時吐羅難陀苾芻尼，因行乞食，住長者家。告其妻曰：賢者，夫既不在，云何存濟？彼便羞恥，默而不答。尼乃低頭而出。至王宮內，告勝髮妃曰：無疾長壽！復相慰問。竊語妃曰：王出遠行，如何適意？妃言：聖者既是出家，何論俗法。尼曰：貴勝自在，少年無偶，實難度日，我甚爲愛！妃曰：聖者，若王不在。我取樹膠，令彼巧人而作生支，用以暢意。尼聞是語，便往巧妻所，報言，爲我當以樹膠作生支，如與勝髮夫

中外誌

人造者相似。其巧妻報言，聖者出家之人，何用斯物？尼曰：我有所需。妻曰：若問，我當造作。即便告夫，可作一生支。夫曰：豈我不足，更復求斯。妻曰：我有知識，故來相憑，非我自需。匠作與妻。妻便付尼。時吐羅難陀尼，飲食既了，便入內房，即以樹膠生支繫脚跟上，內入身中，而受欲樂，因此睡眠。時尼寺中忽然火起，有大喧聲，尼便驚起。忘解生支，從房而出。衆人見時，生大譏笑。諸小兒見，唱言聖者脚上何物？尼聞斯言，極生羞恥。尼白菟陀、菟陀白佛，佛問阿賽廣說，乃至制其學處，應如是說。

葉氏以「佛說如是」，掩飾作偽，正所以暴其短。一經「洞津劄記」揭發，那末，其他所謂房中術的偽作，葉氏即有難逃執筆之嫌。因其文字筆法，正多類似「佛說如是」的格調模樣。

死過三次末劫難逃

葉氏一生，頑固保守，乃其天性。尤其驕狂倔強，不畏強梁，才敢於反維新、反革命、反軍閥、反共產而不顧。惟於帝制，頗為懷念！民國五年，袁世凱洪憲稱帝，楊度等組織籌安會助陣。幾乎全國反對，湘省獨葉氏與楊度等呼應，組織籌安會湖南分會。時葉氏正任湖南教育會會長，以地方紳耆資格，領銜請願勸進。帝制陰魂不喪，葉氏之奔走呼號或謂為圖報逃脫湯鄉銘屠刀之恩。果爾，祇是私爾忘公之事，無關國計。總之，他在這一連串「不安於位」的過程中，幾經風險，屢遭不測，生死關頭，曾已經歷四次：初不

死於阻撓新政之罪；再不死於革命軍人唐蟒之手；三不死於湯屠夫的屠刀。不料十三年之後，第四次終以文字賈禍，末劫難逃，死於共產黨槍彈之下。當其被農會押赴鬥爭大會時，猶威武不屈，破口大罵，從容赴義。在其未死之前數日，還自題近照一詩，中有「亂世英雄刀俎肉」之句。不但早已置生死於度外，且更有時死之預感似的。葉氏之死，為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，共黨殘酷，猶取其首級，懸以示衆。時年六十四歲。親族不敢收屍成殮。還是挽托長沙同善堂收殮，安葬於長沙南鄉爛泥坑金庭公山。今則存毀莫卜矣。

葉德輝氏，一代宿儒，望重三湘。生不安於位，旁務多端，加以思想行徑怪僻，自不免於毀譽參參。但其節終之典，扼於時代環境，亦未能舉哀盡禮。故有關葉氏身後之文字記載，亦不可多得。惟葉氏生前好友吳瞿安（梅，江蘇吳縣人），在其所著「霜崖詩錄」中，有哀葉氏五律兩首，已算是鳳毛麟角了。詩云：

目空天下士，為我獨垂青。豈意一朝別，南天見落星；詎諧得奇禍，刑辟失常經；安得中郎筆，重書有道銘。

大名垂四海，小隱寄三吳。曾造通儒第，如披博古圖；奇文蒐紫簡，餘技事丹爐；竟殺讀書種，天高何處呼。

我或見聞未廣，此則為余所僅見者。不妄阿諛，自屬佳作，不但哀矜而勿喜，頗能狀盡葉氏之生平。因錄存之，俾供讀者猶能想像葉氏其人。

大學用書 中國現代史大綱

徐興武編著。王成聖校訂 聖文書局印行

一、參照教育部頒「大專院校中國現代史教學參考大綱」編著。二、本文約二十五萬字，註釋約三萬字，分十章，適合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兩學分教學之用。三、徵引及參考書刊百餘種，「註釋」詳盡，可節省蒐集閱讀資料時間。四、資料最完整簡要，適合準備預官考試之用，五、全書三百五十頁，廿四開本，老五號字排版，平裝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聖文書局帳戶